

净信钟声远 石桥诗韵长

周俊芳

阳邑，春秋时为晋大夫阳处父封邑，西汉设阳邑县，属于太原郡。北周建德年间迁移到现在县址，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更名太谷县。唐开元六年（718年），正是“开元之治”的好年景，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强盛。在有山有水、交通便利的太谷县阳邑西南，新建起了一座尼姑庵。这座寺庙历经风雨沧桑，多次修葺扩建，取名“净信寺”。1300多年过去，寺内较完整保存了明清建筑、彩塑、壁画及琉璃物件，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净信寺坐北朝南，占地并不大，精致典雅，内有乾坤。庙门外向东百十米有孔石桥，当地百姓说，是“白居易走过的桥”。桥面掩盖在泥土柏油之下，只有下到路两边低洼的麦田，才能看清石桥样貌，条石拱形古朴苍劲，桥长二三米，宽度在七八米，高度不到两米。桥下无水，杂草遍布，按照净信寺初建年代算，这座无人问津的古桥或有千年。被淹没在田野阡陌之间，莫名就觉得有个少年正翩然从桥上走过，吟诵着那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白居易是不是山西人？《人间要事——白居易传》一书作者赵瑜的回答是，白居易自称祖籍太原，但这“相当遥远”。其祖先可追溯到秦国大将白起。其子白仲被

封太原，繁衍几百年后，到了白居易高祖这一代，迁居陕西，后又多次迁移。白居易生在河南新郑，祖坟在陕西渭南。

那何以有人说白居易是阳邑人？《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是白居易为其祖父白锺撰写的传记，有载：“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二十三世孙、后魏太原太守白邕，邕五世孙建。”《北齐书》列有白建传：“白建，太原阳邑人，字彦举。”白居易堂弟（叔叔之子）白敏中曾任宰相，其墓志铭中记载，“元魏初，因‘阳邑侯’包为太原太守，子孙因家焉。逮今为太原人也。”太原太守确有其人，被封“阳邑侯”，其五世孙白建，曾任北齐五兵尚书，是白居易祖父的高祖……

明清《太谷县志》对白建多记载，按研究者推断，白建去往封地陕西韩城时，带走了小儿子，留下长子和次子在原籍，据记载，长子曾经任“仓部郎中”，其子曾任“梓州刺史”……韩城一支后迁居陕西渭南，随着家族做官便四散各地。

净信寺初建半个世纪后，白居易出生在一个敦儒书香、世代官宦的家庭，祖上因做官分赴各地，朝代更迭很多痕迹都被雨打风吹去。查看其简历，发现一个有趣的事，57岁时，他曾被封“晋阳县男”，唐

朝晋阳辖区，包括太原、昔阳、太谷、祁县、文水、榆次、孟县、寿阳、乐平、广阳、清源、交城、阳曲等13个县。足见官方对白居易是哪里人有个标准答案。

人口因战乱天灾迁移，或为官经商客居等都很正常，生于何地长于何地是一回事，但面对“你是哪里人？”多半还是要说原籍，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没有直系亲属，或许久远到几代之前了，但祖籍却是对根的认同，是对祖先的尊敬。

如今，白氏家族在太谷分布较广，阳邑村周边郭里村、回马村、四卦村、北洗村、白城村、胡村等，人丁兴旺，世代繁衍，有的家族已传了数十代以上。那个诗文满天下的才子白居易，是否在某一天回到过阳邑，我们不得而知，他所在的那个时期，阳邑是否繁盛我们也无法看到。所幸，还有一孔斑驳石桥，还有一座净信寺留存至今。

净信寺两进院，山门南有影壁，中轴线有戏台、毗卢殿、天王殿，建筑风格各异，古朴庄重。整座寺庙玲珑雅致、华丽大气。进门是倒座戏楼，建于清道光年间，精致华美，巧妙庄严。戏台匾额上的“神听和平”，寓意神灵听戏保人间和睦平安。这几个字出自时年九旬的书家杜大统之手，他是出资修戏楼的杜大经的同族

兄长。匾额生铜铸字，苍劲有力，1990年，“神听和平”匾额入选“中华名匾”，成为太谷一宝。

站在戏台前的广场，两边钟鼓楼颇引人注意。东侧钟楼上有“发鲸”匾额，西侧鼓楼挂“栖鹭”匾额，两块匾额也是杜大统手书。均为琉璃烧制而成，黄底蓝字，熠熠生辉，乃琉璃佳品，被载入《中国琉璃大观》。寺中建筑上绚丽夺目的琉璃脊饰和孔雀蓝琉璃瓦，美轮美奂，亦是一大亮点。

到明清，晋商兴起，阳邑富庶，人才辈出，净信寺中保存有记事碑碣30余通，其中有两通唐碑。这些碑碣记录了寺院的历史变迁和重要事件，也见证了当地经济活动的发展历程。

净信寺内彩塑均为明清作品，各殿彩塑神态各异，色彩清淡朴实，层次清晰，融入当地风土人情，富有民间色彩和审美趣味。文殊殿内悬塑作品基本保留完好，实属罕见。这也是净信寺虽明清建筑居多，却可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原因吧。

白居易75岁那年夏天，病逝于洛阳，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这位被后世念念不忘、口耳相传走过古石桥、拜谒过净信寺的诗人，无论他家乡何处、无论他归于何地，他都不枉此生，值得被千秋敬仰。他躬身田野，关切百姓，诗词语言平易通俗，极富现实色彩，给后世留下3000首，被誉为“诗王”“诗魔”。无数人读着他的“离离原上草”走进唐诗殿堂，诵着《琵琶行》了解了“商人重利轻别离”，还有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长恨歌》《卖炭翁》……还有他振臂一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人风骨和社会价值。

榆社彩画技艺传承发展谱系研究

李山岗 刘丽佳

四、箕城镇桑家沟村王姓传承谱系

我们在寻访中了解到，榆社县箕城镇桑家沟村有一王姓家族，在过去也是比较出名的彩画工匠世家，相传清朝年间，这个工匠家庭比较富有，但因吸食鸦片而家道中落，无奈之下前往太谷一财主家做长工。期间，见财主对庭院进行彩画，王姓工匠问能否参与庭院彩画，当时财主小瞧他，于是他找来一块木板，用脚趾头夹着毛笔在木板上画了一幅喜鹊登梅图，从此财主家的庭院彩画全部交由他画。他也在这期间培养出了儿子，从此又逐渐富裕起来。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我们在该村了解到，王姓彩画从不传外人，只是在家族中以父传子的形式进行传承。王姓后人现在已经不再从事彩画行业，为了解更多情况，我们找到其家族后人——原在榆社县医院外科工作的大夫王爱全（已退休）。

王爱全说，他的父亲王昌府与祖父是做彩画纸扎的工匠，自己在参加工作之前也帮忙做过纸扎，祖父只有他父亲一个儿子，大伯王守兰、二伯王留昌也都是画工，后来二伯应招进入榆次晋华纺织厂做印染工作。根据王姓家族对彩画技艺保守的传闻和王爱全父辈叔伯兄弟三个都是彩画工匠的说法，推断他的祖父辈兄弟之间应该不单祖父一人是彩画工匠，很有可能其曾祖父也是彩画工匠。至于王爱全的曾祖父是否为第一代彩画工匠，王姓彩画究竟传承了多少代，王守兰、王留昌是何人之后，师从何人等更详细的资料，由于历时久远，现在已无从查起，因此我们就已知情况，将王爱全的祖父作为第一代传承人进行整合。

第一代：王七孩（王爱全之祖父，大名不详）

王七孩，男，生卒年月不详，箕城镇桑家沟村人，榆社知名彩画工匠，据传河峪乡岩良村福祥寺内有王七孩的作品，禅山崇圣寺菩萨殿内有所绘壁画，但都只是传说，真实性无法考证。

我们在寻访中遇到一位熟人，他说，听过去老人们讲，王氏家族中一个彩画师傅临终那年有一个神话般的传说：一日黄昏，村里人听到两个小鬼在说话，一个说“这阎王殿彩画我们去哪找人？”另一个说“听说桑家沟村的王七孩画得好，不行我们叫他去给彩画吧。”几天后，王七孩在西马乡白村一财主家中做完工吃过晚饭后，孤身一人回家途中经过山庄村一道梁的坟地，不知何故晕倒在坟墓旁。第二天，山庄村人发现其口中含土，不省人事，随即通知其家人抬回，不日后果故。

我们在本次寻访时，向王爱全求证这一传说，他说祖父就是晕倒在山庄村一道梁上的坟墓旁，听父亲生前说过，确实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口中含着泥土，不过不是白村，而是西马乡新村，因为白村在桑家沟村东北面，新村与山庄村都是在桑家沟村西北面，新村与桑家沟村来回步行走山路，会路过山庄村上面的一道梁。王爱全也不知道祖父名字，当即打电话向其他亲人询问，才得知其祖父父亲三个，排行老三，叔伯兄弟总排行老七，村里人称王七孩，但大名不知，据说在中年时经常在太谷祁县等地给财主家画彩画或画炕围画。这个传说虽然只是后人根据王七孩发病原因编的一个故事，但足以说明人们对其彩画技艺的认可。后来，王七孩将彩画与纸扎技艺只传给了儿子王昌府一人。

第二代：

(1)王守兰，(师从关系不详)王守兰，男，生卒年月不详，箕城镇桑家沟村人，彩画工匠，相传是清末秀才，年轻时定居河峪乡鱼头村，农闲时节常在河峪乡各村之间画炕围、寿材，做纸扎，有时也到太谷做营生，年老时又迁回桑家沟村。

(2)王留昌(师从关系不详)王留昌，男，生卒年月不详，箕城镇桑家沟村人，幼年时学过彩画与纸扎，后应招进入榆次晋华纺织厂从事印染工作。

(3)王昌府(王七孩之子)王昌府，男，生于1905年，卒于1975年，箕城镇桑家沟村人，曾任桑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彩画工匠，经常在桑家沟周边与河峪乡画炕围、寿材，做纸扎等。

(连载五)

一枕夏梦

郝跃红

还结着绿珍珠呢。”女儿好奇地问我。“这是酸枣树，秋后的果实殷红如血，酸甜可口。”我耐心地给女儿讲解着。女儿摘了几颗青枣，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回去养在水里，养成红果子。我笑了笑，城里长大的孩子真的不知道果实是怎么成熟的。

耳边传来鸟叫声，我望向远处，有两只白鹭立在水中，长腿如细棍，偶尔低头啄食，姿态极是从容。清代寿阳知县吴祚昌曾作七律咏道：“古邑城南漾清波，淙淙碧水抱山阿。要罗出露天泉少，都吃分来地气多。百道明霞飞玉练，一行白鹭绕清河。农桑劝罢归与晚，俯听潺潺溪此过。”看这般景致，倒真有几分江南水乡的韵味，只是少了些氤氲水气，却多了几分北方的清朗。

夏风拂来，并不燥热，寿阳素有“冷寿阳”之称，清代“三代帝师”祁寯藻有诗曰：“冷寿阳，春晚无花秋早霜”，夏天来寿阳，确实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凉爽怡人。

“鱼儿咬我！”儿子指着河心说。只见青石板的凹陷处积着晶莹的水洼，倒映着流云，恰似一方天然砚台。几条小鱼好奇地啄食着儿子的脚趾，痒得儿子咯咯直笑。《山西通志》有载：潇河水通体透明，傅山曾言其有清心之效。

“春天是不是会有小蝌蚪？秋天是不是岸上的酸枣就熟了？”原来，儿子把四季都安排妥当了。

夕阳将河水染成金红色时，炭火在河滩上绽开橙红色的花，“野炊炊烟散暮霞”的意境便活现在眼前。

肉串的油滴在炭火上，“滋滋”一声炸开了，窜起了很高的火焰，香气立刻惊动了隔壁帐篷的孩子，探头探脑地张望着。儿子慷慨地分享着肉串儿、烤肠，还有刚从老乡菜摊上买的豆角，几个孩子玩作一团，他们的笑声惊起了芦苇丛中的野鸭，“扑棱棱”地掠过水面，留下一串涟漪。

我们围坐着用餐，烧烤的炊烟在河面上织起轻纱。炭火熄灭间，我恍惚看见在光阴的彼岸，古人与我们共饮一瓢寿水，他们汲泉烹茗待月升的石灶，或许就埋在脚下这片苜蓿丛中。

入夜后的潇河换了模样，月光将水面镀成流动的白银，岸边的苜蓿与各种杂草、野花静静吐纳着清香。星星是突然出现的，先是一两颗，眨眼间便涌出千万颗来，密密麻麻地缀满天空。

我们躺在防潮垫上，谁也不说话了。突然，一颗流星划过，女儿还没来得及及

来，花瓣舒展得坦荡，粉白的、绯红的，被太阳晒得透亮，连香气都带着热意。紫薇花在墙头堆得热热闹闹，细碎的花瓣落满青石台阶，踩上去软绵绵的；玉簪花躲在树阴下，白得素净，傍晚时分会透出清甜的香，与暑气撞个满怀。

夜色压低远山，暑热才肯松松手。“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笔下的夏夜，在大暑时节格外真切。蝉在老榆树上唱得声嘶力竭，声浪一波叠着一波，反倒衬得院角的丝瓜藤更显安宁。青蛙在池塘里应和，呱呱声此起彼伏，像是在清点水面上的星光。孩子们举着玻璃瓶跑过田埂，追着萤火虫跑，那些忽明忽暗的光点，落在稻叶上、草尖上，最后被关进瓶子里，成了会发光的星星。

雷雨是大暑最任性的访客。“疾雷收残暑，暗雨度微宵”，黄庭坚写的骤雨，说来就来。先是远处的天际线暗下来，乌云

像被打翻的墨汁，顺着风势漫过来。接着是风，卷着尘土和树叶乱撞，门窗被吹得咣当响。不等人们收拾好晾晒的衣物，雨点就砸了下来，在瓦上噼啪作响，汇成水流顺着屋檐往下淌。

夜里纳凉的竹床早已支在院里，老人摇着蒲扇，讲起“六月六、晒红绿”的习俗。说是这一天要把家里的衣物、书籍拿出来晒，能祛毒避虫。孩子们捧着井水镇过的西瓜，红瓤甜得淌人，汁水顺着下巴滴在竹床上，洒出深色的印子。“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白居易的消暑良方，原来就藏在这样寻常的夏夜。

大暑的深处，藏着时序的智慧。最热的时候，玉米已经灌浆，葡萄开始着色，石榴在枝头憋红了脸，一切都在为丰收蓄力。就像老人们说的，“热在三伏，福在其中”，这极致的热里，藏着万物生长的密码，藏着岁月轮回的从容。

大暑之美

李硕

“大暑热不透，大热在秋后。”农谚里藏着古人对时序的洞察，大暑的热，从来不是温吞的铺垫，而是毫无保留的倾泻。作为二十四节气里第十二个节气，它站在盛夏的顶端，把阳光拧成最烈的丝线，将大地织成一匹滚烫的绸缎。

正午的日头悬在头顶，柏油路蒸腾着热气，赤脚踩上去能烫得人跳脚。树叶低垂着，连风都带着温度，掠过皮肤时像一张温热的大网。但正是这样的热，让植物

的呼吸变得急促——玉米秆在田垄间拔节，每一声响响都裹着阳光的厚重；稻穗在风中点头，饱满的颗粒里积攒着整个夏天的能量。“大暑不热，五谷不鼓”，老人们总在田埂上念叨这句。

暑气最盛时，反倒有最清冽的花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孟浩然写的该是大暑的荷塘。荷叶铺展得密不透风，边缘微微卷曲，托着滚圆的水珠，风过时晃悠悠地不落。荷花就从这浓绿里钻出

文学副刊
第1039期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潮頭